

## 风物小雅

## 忧伤的苏东坡

黄浩

1074年9月,那时候苏轼还是苏轼,还不叫东坡先生。他那年38岁,在杭州任通判,为了跟他一母同胞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一些,有些书生意气的老苏决定离开杭州,赴密州上任。因为他的弟弟苏辙在齐州任上,齐州就是现在的济南。齐州与密州相距不过二百多公里,这样是否与弟弟可以常见面,我们无从考证,只不过老苏的折子一报上去,朝廷便准了。想想吧,有人放着风流繁华的杭州城不留,偏偏要到穷乡僻壤的密州城上任,可不是一个大傻瓜吗?不管怎么说苏大文人可是自杭州跑到山东诸城这个小县城来啦!

1074年冬,38岁苏轼的到来,才有了这个小城此后的文人际会。后来查阅资料,通判苏轼是在杭州与上司杨绘告别,杨绘知州专门为苏大才子举办了宴会饯别,并送他至京口。苏轼作过两首词送杨绘、杨元素,想来杭州人杰地灵,有益商巨贾,自然有财主为两人买单送行。

两首词,其一为《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苏夫子得以调密州是因为想离弟弟苏辙子由近一些,至于两人在密州和齐州有无私下见过面,这也无从考证。不过,在子瞻赴密州途中,两人却有诗词唱和,想是子瞻兄弟情深,想离子由小弟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样的理由似乎能解释过去。从词中看,苏轼似乎郁闷彷徨,对自己遭受的不幸和壮志难酬极度苦闷。《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可见一斑。

在宋代,密州这个地方属于穷乡僻壤。不过,这个小县城因为苏轼的到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0岁左右的苏轼在密州短短两年间,留下了他一生几乎最华丽的辞章,每一首诗,每一首词以及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可以称为名篇巨作。现在想来,历尽打击的苏夫子宦海仕途生涯屡屡受挫,心中万分苦恼却发不得,心忧伤万分,却强颜欢笑。苏轼在密州救灾抗灾,他忧伤的是作为密州的行政长官面对百姓的苦难,自己有深深的无力感,从“平生五千卷,一字不

救饥”之句可以看到他对密州百姓的内疚和忧伤。

密州一带干旱严重,盗贼蜂起,政务繁杂,苏轼来到密州后形势好转,无以散心的苏轼便将老城墙上的废台修葺,问苏辙此台取名事宜。苏辙作《超然台赋》,而苏轼作《超然台记》唱和。苏辙在赋中说:“各云散于城邑兮,但清夜之既阑。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我想苏辙之所以想叫他哥哥取名“超然台”,不外乎他有规劝苏轼戒急用忍之意——苏轼性情狂放,贪杯误事,劝兄乐天知命与世无争,超出凡尘世界与世无争。再者是不是通过诗词唱和发现了自己哥哥的苦闷忧伤,毕竟苏轼的忧伤只有此景此时的子由才懂,如果放到现在,估计子由兄会作一歌谣——你的忧伤只有我懂,或者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此歌一定会火遍大江南北的。对于弟弟的劝诫,苏轼也欣然接受,他写了《超然台记》。从此之后,超然物外的苏轼从思想和身体上得到了成熟,历尽沧桑的苏大才子接受了这四个字,不管命运如何捉弄他,以后他赴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颍州、儋州和常州,苏夫子一直把“超然物外”装在心里。

超然台既已重新修复,站在超然台上,诗兴大发的苏轼即作婉约词《望江南·超然台作》。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苏轼站在超然台上眺望密州城的姿势。三月的密州,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还有诗酒趁年华。我想酒和茶这种不分家的物,是不是酒是现在诸城的密州酒,茶是南山里的桃林茶。“酒醒却咨嗟,且将新火试新茶。”好吧,醉酒后忘掉尘世中的忧伤,没有什么事是一壶茶解决不了的。

苏夫子继续在超然台上眺望。他望望常山,看到清泉旁的茅草遍野,看到苍鹰掠地红叶满征衣,看到自己青盖皂旗飞驰而去,于是飘飘然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

还有几次,他到过东边的庐山,那时的他苦闷极了,邻近的百姓告诉他秦朝的卢敖一直隐遁在此地。他这次没有带着随从,一个

人牵着一头驴决定自己去跟卢敖对话。原野上,麦子金黄,散发着麦香,夕阳无限好,这些好闻的烟火气,叫人流连忘返。他找了几次卢敖洞没有找到,只好求助于山下的一个老农。老农没好声气地告诉他,卢敖乃神仙名士,精通天文地理医术农学周易,学识渊博,称为博士,凡夫俗子不可扰之。他哭笑不得,看看天色将晚,只好遗憾而归。

不惑之年的苏轼,在密州注定很忧伤。忧伤的苏轼开始怀念从前,怀念去世的妻子,怀念曾经年少时的父母兄弟。他长久地凝视着天上的月亮,一段时间里,他认为月亮和他成为兄弟啦!他不止一次地酩酊大醉后,叫着月亮兄弟,看着淮河里的月亮,看着酒杯里的月亮,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下酒菜是月光,他想把月光一块喝到肚子里去。他想起了妻子王弗,泪如雨下。晚上,梦里妻子又飘逸而来,站在槛外,他伸手拉她的衣袖,她笑而不语,再一拽,人已远去,原来是南柯一梦。他起身披衣,敞开门,一轮圆月挂在当空。他起身回来,想到妻子如今已是槛外之人,长吁短叹一时不能自已,便一首悼亡妻之词,挥笔而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公元1076年春节后,苏轼越来越忧伤,迷了酒中物。他发现酒是个好东西,怪不得曹孟德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一个阶段,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了忧郁症。每到晚上,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家乡,想起从前。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是不是已经老了。他害怕夜晚的来临,因为他夜晚会在梦中一次次梦到眉山,梦到开封,梦到亡妻。他只能用酒精麻醉自己,只有酒后才能安然睡去。

那年中秋节,苏轼安排了盛大的宴会,找来密州的同僚文朋诗友。他要今夜不醉不归,他今夜要跟月亮对话。苏夫子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此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矣。从此以后,中国的月亮只有在密州最圆。后来,中央电视台到诸城超然台下拍了中秋的月亮,每到八

月十五便会伴着思乡的曲子,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八月十五的月亮,从1076年的中秋节开始是属于苏夫子的,此后千百年的文人写不出来又大又圆的月亮——在苏轼这首词面前,我们写的月亮是残缺的月亮,是不完美的月亮,月亮的忧伤和苏轼的忧伤已经完美结合在一起啦!如今,他的雕像耸立在超然台下,每到月照苍穹,一轮碧月挂在夜空,月光像银子一样洒在他的袖口上,洒在他的酒杯里。

关于苏轼在密州的思乡之作,他留下了《障日峰》。障日山是我的家乡所在,我找出不负苏夫子留家乡的诗句欣喜若狂,前辈果然不负后辈之所敬,在我的家乡竟然留下如此之绝句。我的家乡河流众多,密水河在障日山左,卢河在障日山右,蜿蜒盘旋最后注入淮河,我无数次学着苏夫子的样子,爬上障日山,想写出他同样的诗句却不得,看来没有流放之痛是写不出痛彻心扉的诗歌的。

1079年,苏轼再次被捕入狱。这也是因为文人墨客的穷酸毛病,他在给朝廷的奏章里再一次狗尾续貂,攻击朝政。1080年,苏轼获释,这时的他跟从前判若两人。他开始避谈朝局政治,转为开始思考人生和哲学。苏轼再次被流放到黄州,生活颇为贫困交加。他在黄州东坡的山下开垦荒地,他耕田织布,他制造砚台墨汁,他写诗歌小品文,他热爱粮食和蔬菜,并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在密州这两年,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我想是悲愤出诗人吧,苏轼个人的不幸却是在文学史上的万幸吧。苏轼对于密州文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苏轼知密州之后,诸城这个小县城似乎代代文人辈出,“至今东武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轼的超然物外之精神,令他们醍醐灌顶,令他们茅塞顿开。他们从自己的家乡走出去,北向延安,南下上海,他们走出国门,他们精忠报国,他们为家乡和祖国写出一部又一部的史书。



## 诗情画意

## 胜似江南不染尘

元文平

乙巳年三月,暖风初渡齐鲁,我与家人寻春北九水。车行渐远,尘嚣退散,人得山谷,便觉天地换了副清隽模样。樱花正盛,千树万枝缀满雪蕊,如云烟舒卷,缭绕在新抽的柳芽与溪润碧波之间。新绿是嫩生生的鹅黄浅翠,溪水是润盈盈的碧玉琉璃,樱花如雪,在绿与蓝的底色里闪烁,风过处,花影摇曳,香风满谷,连呼吸都染了几分清甜。

春日虽已深,崂山里的风仍带几分清冽,掠过耳畔时,不似江南风的柔婉缠绵,倒有股直透心底的凉劲。可这凉意并不刺骨,反倒像一双巧手,轻轻拂去了心头积攒的尘俗与浮躁。周遭的纷扰瞬间消散,我索性离开了家人,独自往谷底的山石群中走去,脚步轻缓,生怕惊扰了这方山水的清静。

脚下的巨石被岁月与流水打磨得温润光滑,踩上去微凉,却让人莫名心安。信步向山谷深处走去,万籁渐归于沉寂,唯有溪水潺潺,伴着山风穿林而过,时而轻缓,如拂过琴弦的软语;时而激湍,似拍击崖壁的惊雷,哗哗的声响在空谷间回荡,与枝叶的沙声交织成一首天然的山野乐章。水面偶有微风拂过,漾起层层涟漪,像被揉皱的绿绸。一圈圈荡向远方,又在阳光底下碎成点点金光。

我驻足于山脚最大的一块巨石之上,抬眼远眺,群山层叠,黛色如墨。崂山的风骨藏在这峰峦之间,不似北方群山的雄浑苍茫,也少了江南山水的温婉旖旎,却独有一种通透干净的气韵。那绿意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清,那溪水是洗尽铅华的净,那漫山的花影,又添了几分缥缈的仙气。目光所及之处,心也跟着澄澈起来,脑海里反复浮现出三个字——不染尘。

这“不染尘”的意趣,我曾在别处寻过踪迹。故乡的脊岭上,秋风吹过漫山红叶,天地间尽是疏朗与宁静,那是一种褪去浮华的本真;楠溪江的沙滩上,沙白如水,江水澄澈,赤脚踩在细软的沙粒上,听流水潺潺,只觉身心皆被洗净;太行山的空谷里,云雾缭绕,峰峦隐现,雄浑之中藏着神秘。那些地方的风,或苍凉,或恬淡,或壮阔,或静谧,却都不及崂山里的风,来得让人飘然欲仙,仿佛连灵魂都被滤去了所有杂质。

忽然懂得,“净”不仅是山水的模样,更是内心的一种境界。我曾在倪云林的山水画中驻足凝望,他笔下的疏林坡岸、浅水遥岑,寥寥数笔,却藏着坐久八荒、天地与我同在的旷达。那是一种摒弃繁冗、回归本真的心境,不刻意,不雕琢,自有一番风骨。也曾沈从文的文字里品味过这般清冽,他笔下的湘西山水,质朴又灵动,像清晨的甘露,像山间的清泉,读来只觉心头滋润,涤荡心灵。正如苏轼所言“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天工”是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山水的本真模样;这“清新”,是内心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是抛开杂念后的纯粹与通透。

世间风景,触目皆是,可真正能触动人心、洗练心境的,却寥寥无几。通往“不染尘”的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多少人行至半途,便被沿途的琐碎绊住了脚步,忘了为何出发。青岛画家张朋有题画诗句:“江山不倦登临眼。”崂山便是如此,它以一种绝俗脱俗的姿态,伫立在历史长河中,千百年来,始终召唤着那些向往清静、追寻本真的人。

沈从文曾置身崂山的山海之间,赞叹“山光晴方好”“海天无穷碧”,从这兼具山之灵秀与海之壮阔的景致里,汲取了生命的力量,生出“到此心已适”的悠然。蒲松龄一生怀才不遇,却在崂山的清幽之中寻得精神的安居之所,借笔下狐鬼故事,抒心中块垒,于山水间寻得一份超脱。他们皆在崂山的“不染尘”中,找到了内心的安放之地。

徐志摩曾深情吟诵:“好一个不染纤尘的江南。”江南的美,是烟雨朦胧中的小桥流水,是乌篷船里的软语呢喃,是温婉雅致的人间烟火。而此刻,站在崂山野趣盎然的山谷间,望着如雪的樱花、碧绿的溪水、清隽的群山,我只想轻声说一句:崂山,胜似江南不染尘。

这里没有江南的烟雨缭绕,却有山野的纯粹自然;没有江南的精致婉约,却有齐鲁山水的清峻风骨。风过山谷,花影摇曳,溪水潺潺,心在此间,不染尘嚣,不扰纷扰,唯有安然与惬意。这便是崂山赠予的最好礼物,一场与自然的相拥,一次与内心的和解,从此,不染尘的意趣,便深深印在了心底。

## 岛上逸事

## 春风吹又生

孙宪武

春风吹,花又开。在岛城,开花最早的还是迎春花。不管街道的两旁,还是居民家小院的围墙上,以至于海边栈道上,一串串鹅黄色的迎春花,便在春风的吹拂下,不顾乍暖还冷的气温无常,悄然开放了。它开得那么安静,以至于我和朋友散步的时候都不敢高声说话,生怕惊动它迎风而放的执着。看看这串也美,那串也美,仿佛春天把微笑藏在了花串里。随后的日子,杏花、桃花、樱花、海棠花、梨花等都在铆足了劲儿,赶着趟地相继开放。

除了花儿在歌唱。荠菜可是人们春日里最早尝鲜的野菜美味。记得小时候,我常跟着奶奶到麦田里剜荠菜。一棵棵毛茸茸的荠菜迎着春风暖阳在与麦苗儿和睦相处地生长着。看到麦垄上这么多荠菜,我就用小铲子贴着地皮将一棵荠菜叶子轻而易举地铲下放到小篮子里。可奶奶见了却对我说:“傻孩子,不能这样剜。要稍使点劲用铲子连同菜根儿一起剜出,那菜根儿比它的叶子还鲜美呢!”在奶奶的示范指导下,我很快掌握了剜荠菜的诀窍。不多时候,我的小篮子和奶奶的大篮子都装满了荠菜。回到家后,便要费很大工夫一棵一棵地择荠菜。奶奶将菜择好洗干净后,便

加上五花猪肉和食油、盐、葱、姜等调料及少许韭菜分别制成包子馅和饺子馅,蒸好的几屉包子可供日后几天吃,饺子基本上够当顿吃的。

当然,春风在给大自然带来无限生机的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一些惆怅。比如,在岛城海边陪伴了人们整个冬日的海鸥纷纷离开这里,飞向遥远来时的地方。当我再来到海边时,总会面对这浪花撞击的礁石而发呆,不免感慨昔日海鸥戏水和小女孩跟着爷爷喂海鸥的情景梦幻般地消失在春风里。这也使我联想到春风也曾贯穿在红楼女儿的生命里,薛宝钗的“冷香丸”就取自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等四时花蕊为原料,借春风和暖阳将其芬芳素净的花蕊晒干而进行调制;而黛玉则每每春风吹至则要犯咳嗽,如花的佳人与烂漫的春天一同消逝;迎春的欢欣与惜春的忧思也构成了这时节的复调旋律。

春风,在短短的几天里让万物改变了模样,甚至让人们都来不及对其仔细品味。它让青草破土冒芽,让山溪汨汨流淌,让柳枝爬满叶苞,让鸟儿欢腾歌唱。在人们感觉春风拂面的那一刻,大地已经做好了万象更新的准备。



■国画《云起崂山》  
元文平

## 又见三月杏花开

孙守源

阳春三月,又见杏花次第盛开。此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十年前的学习雷锋活动,那段青春岁月里的真诚与炽热,在心底荡漾。

1963年3月5日,报纸上刊登了国家领导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和雷锋日记。一夜之间,雷锋的名字像春风吹遍大地,学校满院杏花为之绽放。

我们这代人,年少时的榜样多是战争年代的英雄,总觉得他们遥不可及,而雷锋就像身边的兄长,他所做的也是父母从小教导的——尊敬长辈、友爱同学、认真学习、踏实做事等,所以同学们都自觉自愿地行动起来,投身到学雷锋的热潮中,助人为乐做好事蔚然成风。

我当时读初中,学习雷锋“钉子精神”,刻苦读书,课余给同学理发,为学校写稿子、办黑板报,星期天帮助孤寡老人挑水、扫院子。老人们见人就夸,邻里也时常向父母称赞,这让我体会到自己在学雷锋中的快乐和成长。诗人贺敬之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雷锋之歌》,催人奋进,读之深受感动,也提笔学写了几首,还把雷锋像贴在课桌上,勉励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1964年8月,我考入平度一中,学雷锋活动方兴未艾,学校分配我们班照顾菜园村五保户老两口。他们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同学们课余轮流送水做家务,风雨无阻。第二年,

大娘去世,我和同学们含泪帮着料理后事,在大雨中抬棺送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张大爷握着我的手泪流满面,一再道谢。

校园里飘荡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曲,唱出了一代人的心声。班里有位同学生活困难,衣着单薄,我便把棉上衣脱给他御寒,自己只穿着一件旧大衣,有时冻得瑟瑟发抖,可心里始终是暖的。

在我担任卫生委员期间,发现一位小同学不叠被子。那时,我们睡在学校用木板搭起的通铺上,这位同学家境贫寒,连褥子都没有,日夜尿床,羞于被同学发现,被子不叠也不晒。见此情况,我想起雷锋说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便每天叫他起床,有时趁检查卫生的机会,悄悄把他尿湿的被子拿出来晾晒,并找到王校医给他针灸治疗,竟治好了尿床的毛病。后来,这位同学参军提干,事业有成,前些年约我到济南家中相聚,他谈及此事,由衷地说:“如果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我们的社会该有多好!”一句朴素的话道出了雷锋精神从未过时。

那时,我做好人好事从不留名,可是我的两次意外之举,却被学校公开表扬。

一次是遇到一位妇女突发急病,倒在路边,我把她背到医院救治,然后默默离开。几天后,她丈夫和桥北村的干部来到学校送感谢信,在教室里寻找到我。

另一次发生在1965年6月,我和同学们在城南河里学习游泳,西关小学的炊事员沉入数米深的河底(干旱时村民在河床挖的蓄水池)。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我一次次潜入水底,最终将这位青年从河底捞起。上小学时,我曾救过溺水的同学,当时被他死死抱住,险些一同丧命,深知溺水者求生本能,会死命抓住施救的人,所以面对沉水的青年师傅,心里有些畏惧,之所以能冒死施救,勇气来自雷锋。学校在《家长通知书》里表扬我,退休多年的徐老师至今仍记得当时情景,这些认可,一直鼓舞着我坚守雷锋精神。

在学雷锋的日子里,也有困惑与无奈。外语田老师学识渊博,待人温和,虽有历史问题,我遇见他都会主动问好,不失尊敬。为此,我受到代理班主任严厉批评,被指责立场不清。不久,一场风暴袭来,许多领导和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我和很多同学对他们未有任何失礼不敬的举动,即便不被理解,也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与良知。

雷锋热爱祖国和人民,其感恩的品行影响了我的一生。1968年,我离校回乡务农,依然力所能及地帮助乡邻,照顾老人,捨金不昧,心中那束光不曾熄灭。恢复高考后,我选择师范院校,立志教书育人。毕业后和爱人主动去山区任教,用知识改变山里孩子的命运,其中一位17岁少年走出大山,如今是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

总裁。后来,我回到母校平度一中任教,跟随高一峰等昔日恩师,潜心教学,立德树人,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20世纪90年代,社会快速发展,我越发觉得对学生素质教育和品格培养的重要性。在学校领导支持下,我为学生开辟第二课堂,成立历史兴趣小组,用自己收藏的中国历代货币举办展览,还为师生作《国情与使命》报告,明确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坚守复兴中华民族的初心和使命;后来撰写学术论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困惑与确认》,倡导对学生开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希望青年一代不忘根本、心怀家国。

进入新时代,为了赓续红色基因,我撰写出版了《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讲述山东人民光辉的革命历程,歌颂革命前辈的献身精神,我的灵魂也在写作过程中经受了一次净化和洗礼。2025年,我协助青岛日报社报业集团筹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展览”,提供自己毕生收藏的数百件抗战实物展出,以传承抗战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六十多年来,雷锋不曾远去,他活在每一次的奉献和担当里,活在每年如期而至的三月春光中。如今,少年白了头,回望一生,庆幸自己在最好的年纪遇见了雷锋,以他为榜样,踏实做人、认真做事。